

〈導讀〉

不設防城市的戰事拼圖

「台大外文系教授」張淑英

「戰爭、宗教、愛情」——歷史的發展，文學的創作，人類的演進似乎就在這三角習題中輾轉纏繞，從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到現今的以巴戰爭，像陀螺般周而復始旋繞。當代俄國知名哲學家與文評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在《小說理論與美學》中指出：「長久以來，戰爭一直是歷史小說的軸心且唯一的主題，其間再穿插類同的動機，例如，征服其他地域，政治陰謀事件，殲滅異己，改朝換代，帝國傾圮，審判行刑等手段。」西班牙小說家艾米里歐·卡德隆（Emilio Calderón）二〇〇六年就在這樣的經典論述中編織了《造物主的地圖》（El mapa del creador）：抓住《達文西密碼》的旋風，延伸西班牙另一位知名作家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的《聖堂密令》（La piel del tambor, 1995）的懸疑謀殺氛圍，以西班牙和梵諦岡兩個天主教重鎮為定點，摻入令讀者著迷的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繞道而行的閱讀路徑（喜歡《L》的風格），忍受（或享受）走遍歧路、豁然開朗的舒讀快感，或是「原

來如此」的淡然。其間佐以作者個人的實務經驗、文獻考究與歷史專業基底，企圖拼貼離奇故事為真實。卡德隆「以主之名」為楔子，開啟鋪陳歷史的歧路花園，條條（迢迢）間諜網路通往「不設防城市」——羅馬。

《造物主的地圖》銜接地中海兩個緯度相當，迎迓相對的港口城市巴塞隆納和羅馬，連結前後將近十年的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和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一九四五）為實景，以及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加泰隆尼亞諸多中產階級移民猶恐政治迫害，避居羅馬，不願返鄉的漂泊心情。旅居羅馬西班牙學院的公費生，面對內戰少了《未央歌》裡大學生浪漫的文化想像，多了幾分悲愁。小說也指涉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崛起於黃沙之中，敗於真正肝腦塗地的歛歟與不堪；虛構一張政治與宗教權力慾望的地圖，延續聖杯、聖矛、約櫃的神奇傳說與崇高地位，不斷誘發潛藏人類內心深處惡與貪婪的罪：一樁謙卑且哀戚的愛情故事穿針引線，爬梳一段不可思議的戰地兒女情與「史密斯任務」。

孟莎拉特（Montserrat Montset，以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守護神黑面聖母之名為名）和荷西·馬里亞（耶穌父母之名）呈現紛亂局勢下知識份子階層的理想或無奈（窮得只剩下書和思想）。卡德隆從「書」和「圖書館」的啟示開始爬梳，書中不只有顏如玉（孟莎）和黃金

屋（以書賣錢），更隱藏著足以撼動世界的神秘權杖（造物主的地圖）。胡尼歐、桑索維諾神父等人是層層政治與宗教權力扞格下的恐怖平衡與犧牲者。宗教是和平的天使，卻也最容易被利用，化身成武器的面具，變成戰爭的劊子手。間諜小說中看似無舉足輕重的人物，輕描素寫／速寫，隱約勾勒，恆常就是懸疑高潮的謎底。《造物主的地圖》也做了這樣人物尋寶圖的佈局。

《造物主的地圖》以「造物主」和「地圖」的隱喻來看，是宗教和政治的結合，是信仰和權力的虛實。地圖是看得見的土地的抽象概念，造物主是看不見的領導權力的具象。十六、十七世紀航海霸權是為了地圖的擴張和宣教，二十一世紀的戰爭是為了信仰和國家權力。在文學創作的尺度裡，宗教與信仰總是被賦予「惡的象徵」，似乎如此才能展現故事的張力與作家批判的精神。浸淫閱讀當兒，也需打開虛構的窗，窗外必定有藍天。《造物主的地圖》或許只是二次大戰題材的一塊拼圖，文學作品之外，電影、音樂亦是琳瑯滿目，從一九四二年的「北非諜影」，到一九四五年羅塞里尼的「不設防城市」到「莉莉瑪蓮」，「戰地情人」（二〇〇一）、甚至「色，戒」……都是環繞在這個史上人類最大的浩劫的縮影。「人類一邊不斷反思控訴權力的腐化與戰爭的殘酷時，卻在日常生活中屢屢重蹈覆轍，實踐戰事的本質」，卡德隆如此看待世界，也因此論斷題材雷同的小說創作也必然因時因地

不斷複製。

卡德隆點描現代羅馬的軍事陰霾與古羅馬的輝煌戰事遺址，也刻意點綴它人文薈萃的質地，一如拉米瑞斯(Sergio Ramírez)的《一千零一次死亡》，記載文人與城市邂逅的旅人心情。許多人都有共同的「羅馬假期」的回憶，於是在戰爭的場景下，濟慈、雪萊、歌德異國（義國）之旅的足跡伴隨出現。年輕早逝的濟慈（二十六歲）和雪萊（三十歲）同葬羅馬，彷彿襯托著小說裡愛書懂書人的淒美結局。另外，全書中堪稱唯一女要角——孟莎——的著墨可以視出作者側重女性在戰爭中陰柔與陽剛性格的轉折。過去數十年來，西班牙陸續整理「內戰時期的女人」系列紀錄片與出版品，必然讓專供現代史的卡德隆有了一番啟示。

二〇〇九年，西班牙內戰結束七十週年，七十年前也正是二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之際，在這樣的時空對照下，展讀《造物主的地圖》當兒，除了聯想到西班牙文壇仍然熾熱的偵探小說與歷史小說的脈絡，或是密碼、宗教、聖戰……等書市風潮，或許可以有番另類的歷史思索。

二〇〇八年暑假因緣際會，我在兩個月內兩度造訪羅馬與梵諦岡，待了段時日，半年後重讀到這本中文小說，另有一番心境。腦海中壓馬路的地圖記憶隨著卡德隆爬梳的文字地圖，多了一份流連與眷戀的貼近，印證小說中「城市是一種心境……城市也有心跳」的論

述，發現城市，也能發現自我的地域觀，彷彿更能領會作家創作的秘訣和靈感。《造物主的地圖》是卡德隆突破以往專注青少年讀物，首部向所謂「成人文學」叩關的里程碑，在海外傳譯十九國後回到西班牙引起騷動。同樣的路徑，曾經旅居羅馬和馬尼拉的卡德隆，對地域的觀察和接觸自然牽引構思出其他佳作：《青花瓷的祕密》（*El secreto de la porcelana*, 2007），《上海的猶太人》（*El judío en Shanghai*, 2008）也是在這種移動世界地圖的異國場景中吸引更多讀者一窺堂奧的閱讀慾望，奠定並逐漸延伸作者創作的版圖。